口述人：梁芳兰（女，1946年出生，湖南省茶陵县高陇镇长兴村罗家屋村民）

采访人：罗兵（男，1986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）

采访日期：2011年1月5日

采访地点：长兴村罗家屋，梁芳兰家



**采访笔记**

自我记忆起我就叫她芳兰奶奶，我家说话声稍微大点她家就能听到，两家隔的很近。她是外地人，她家是在饥荒过后举家迁居到六百公里外的罗家屋，三年饥荒时期住在湖南西部涟源市白马镇一个我不知名的村子里。我和这个不知名的村子有割舍不掉的关系——我爷爷也是从这个村子而来，成为罗家屋的上门女婿。如今我再也回不去这个地方。1957年，白马镇着手建白马水库，从此这个我不知名的村子和周围的很多村子长眠于水底，附近的居民往更高的地方搬迁或者直接迁居外地。

这个不知名的村子地属湘西，罗家屋属湘东，两地相隔六百公里有余。两地地势不同民俗不同口音不同，相同的是六零年两村都逃不过饥荒躲不过饥饿。

三年饥荒的时候芳兰奶奶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，和三年饥荒有关的记忆，也是从她母亲去世后变得深刻。

**口述正文**

**我娘死于六零年**

我们原先是一个公社就是田心坪（地名，隶属涟源市）咯，我们是邵家村（音译，地名）咯，等于是喊光家组（音译，地名）咯。田兴坪是变了样，先是冇好长一条街，现在起（盖）了新屋啊。

那时候，1958年不是发五风呢，不是日里夜里，搞得这些人冇饭吃，就把这些锅全收了，提拢提拢放一起，好像说集体吃饭，一个人得（用）钵子蒸着一点点米，蒸这点饭吃。我们那时候只有十一二岁，晓得咋个？

六零年不是……那个是毛主席手里，等于是底下的人冇跟着毛主席走噻，毛主席他的意思不是要这些人贫富一样咯，这哪里有呢。正是六零年，我娘是六零年死的啦，六零年死的，她有一点病咯，饿也冇饿死。我娘那时机在屋里还……饿也冇咋个，后背有病咯。有病又冇钱去诊咯，后背不就病死了。打摆子一样，六月天，还要我弄起柴，烧起火，就这么抖啊。晌午吃饭的时候一趟（发一次病），暗边了（天快黑了）一趟（发一次病）。两床棉絮盖……我外婆拿两床棉絮抱紧她，她还很冷。后背就这么病，病个……也病了几个月啦，病了三四个月啦，后背八月里就死了。

       **娘死冇人管**

我娘死了，我们还有四姊妹咯，我们两个老弟，不是阿弥陀佛啦？我们的爹冇咋个用，自己都保不到，就这样，姊姊妹妹就这么碌（没人管）啦，东一个西一个就这么碌（没人管）。

我们这些小孩有几两米？有二两米还吓人了。这些出工的大人就有三两四两咯，你怕是有蛮多啦？端到这么一点饭，这一点点米，一个这么大的钵子，有时候打多了点水，就是稀饭了，吃这么一点点。还有咋个油吃，就放一点盐，炒一点咯。还不就吃点菜，垫个肚子，吃一点点饭咯。自己种点小菜咯，上半年种些南瓜冬瓜咯，豆角这些东西。到了下半年萝卜白菜，大菜这些咯，还不就种一点搞一点，炒一点放里面。不就多吃一点这些菜，小菜，只放一点盐。我爹冇用，我娘死了噻，盐都冇放，还吃淡的，还有油？冇，那时候冇盐吃的多，你怕是一个人啦？冇盐吃的多。也不是现在一样，有用的人，主意多一点的，搞得到的，就搞一点盐，放一点盐咯，油也都冇咋个。

**不吃鱼后遗症**

我们那时候，唉……那时机后背娘死了，食堂冇兴了，我们姊姊妹妹，不就我大一点，天天到这些……不是我现在不吃鱼呢？天天到这些田里去捞，坑坑洼洼里，摸些田螺，捞起这些鱼仔、虾米，下午出去捞。捡了这些脏东西（把鱼挑出来），丢到锅里就这么炒啦……晓得放了盐煮熟了冇？还不就这么吃，现在我咋个鱼都不吃，大鱼小鱼咋个鱼我都不想吃。

**弟觅野毛葱**

还说起……我们老弟在东山上门这个，那时机分在幼儿园是……后背又冇娘了，我娘走他还只四岁，丢到幼儿园，烧起煤火，一个桌子罩着（煤炉），看这么多小孩（围着桌子）。幼儿园也有点肚子冇饱咯，他肚饥了咯。山上这些野毛葱叶，也去摘，摘到这些野毛葱叶呢……小孩，肚子饥咯，他不就从山上摘回来放火炉里去烙咯，烙一下就塞在口里吃，不是……烙烙烙……后背侧倒在火炉里，一双手就摁在火炉里，手烙了一下，烙一下后来又还搞好了，啧啧…吃饱了苦。

我们呢，那时候细（笑）咯，大老弟六岁，我才12岁，我妹妹还……十岁哩。

**工人饿得回家种地**

五八年到六零年、六一年六二年，六二年就分到了屋里吧，我是不记得了，分到屋里去才好一点。不是汉背这些当工人的走回去，我们那边还走了很多回去。他说，种一个南瓜就卖好多钱，种一担红薯就卖好多钱好多钱，当工人冇咋个钱，都走回去了。不是说，他们这些经得磨得就没回去啦，没回去就后背好啦？回去了的屋里不也是苦啦？种薯咯，种麦子，种高粱，种小米……样样做，反正是。

**能吃的都吃**

吃这个蕨，这个根……我老弟噻，他从山上挖到这个蕨笋回来，洗了洗了，切烂切烂，晒干，用磨去磨。磨了和米糊，和硬了还不肯，还要和稀一点，多给点水放里面。

草我也吃了。我娘死了，我奶奶还没死。扯草，扯到这些太海子草（音译），好像艾叶一样的这个草，这一点点米呢，就磨烂，炒了加了点点米呢，去和啊，和起炒到就这么吃，也吃了，还没吃？到土里挖到丝茅根（音译，一种杂草根），也这样咬。哎呀，搞饱了。

我们作（为）小孩，他冇得这么多给你，你作小孩你晓得个屁啦？不晓得。冇得你吃，队里只有这么点给你啊。他只有这么点给你啊。你有咋个办法咯？少了你冇饱不搞些这样的吃？后背食堂没吃了，这样分到个人去了，下放了。分开还少了粮食，分开……他队里只有这么点粮食给你，少了不是就搞些这些草来吃，还不自己就搞这些七里八里掺起里面多吃点。